



恰同学芳华

QIA TONG XUE FANG HUA

王 童◎主编

曾因文学的梦想去鲁院投宿心灵，今撑着文字的舵感念袍泽之情。



恰同学芳华

QIA TONG XUE FANG HUA

王 童◎主编

曾因文学的梦想去鲁院投宿心灵，今撑着文字的舵感念袍泽之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恰同学芳华 / 王童编.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1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7-5468-0673-0

I. ①恰…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8506号

恰同学芳华

王 童 编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王 倩

封面设计: 三合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673-0

定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鲁院何以成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

（代序）

白 描

鲁院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学员们“来了，去了；去了，来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又一拨。时光像沙漏一样，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发出质疑。但最终明白，我属于他们。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我把心交给他们，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他们对你寄予期望，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骄傲，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样想后，即刻释然，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我的人生行囊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那就是师生的感情。每当他们即将离去，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他们属于蓝天，属于大海，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他们属于未来。我呢，仍将像枚陀螺一样，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还有生命的规律，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看不到尽头，因为他们年轻；而我，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因为我不再年轻。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而后，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但是，我仍要为他们祝福，我的祝福直达永远。”

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

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在学员眼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官名，那就是“鲁院”，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同时，我们还是一条纽带，一座桥梁，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鲁院工作无小事，高研班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从教学，到管理，到服务，从院长、老师，到做饭的大师傅、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还会感恩党和政府，相反，哪个环节出问题，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想法，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我们举办的“80后”作家班、网络作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都印证了这一点。

每一届高研班，每一个培训班，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客观讲，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学习方法和技巧，在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这就是人格建设，是为何写、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当然，不是生硬地灌输，而要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不是高台教化，而是客观介绍情况，交流认识和看法，学员们很容易接受，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本民族立场，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现在却能站在全局，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自觉走向主流文化、主流文学。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做正派人，写正道作品；面对文学事业，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最好还有大手笔；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大众意识、祖国意识、使命意识、经典意识。——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

最主要的东西。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那只能培养出写手,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

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高研班,也就是现在。2007年底,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拍摄“鲁七”片子时,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可是一直到今天,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传承、创造、担当、超越”,鲁院的校训,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

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恰同学芳华”丛书,这是件好事,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可一窥概貌。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鲁院二十期之际,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摘要修改,代为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第一辑 回忆篇

2003 年的鲁院	002
摇曳在风中的铜铃	009
鲁院——我一生的梦	012
生 日	014
鲁院日记选	017
鲁二期的“第一课”	023
我的两个同学师傅	027
非常爱情	031
在鲁院的“非典”日子	034
新芝大姐，一路走好	039
十 年	042
十年最忆是鲁二	048
像河水一样流	054
到鲁院去？到鲁院去！	060
与鲁院有关的幸福时光	064
记忆里的一些面孔	070
相识刘宏伟	076
在“鲁院”喝酒	078
还我一个春天	081
疏离与回归	084

那年春天，我在八里庄度过	089
最后推开这扇窗	093

第二辑 心灵篇

清水塘祭	096
星空下的露天电影	100
白云浩荡，岁月吉祥	109
走马观花西口路	112
梵音萦绕的隆务寺	120
血燕窝	136
情到深处人孤独	141
让我们像孩子	145
老 苏	148
忧 伤	157
看电影（节选）	171
北京纪事	175
落英缤纷	181
永远的微笑	186
我的传奇	188
写给重庆《红岩》主编刘阳女士	190
三顾绍兴	192
编 后	195

第一辑：回忆篇

2003 年的鲁院
摇曳在风中的铜铃
鲁院——我一生的梦

.....



鲁二届学员张庆国，昆明人，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昆明作家协会主席，《滇池》文学杂志社总编，云南师范大学特聘硕士生导师。写小说为主，出版过著作12部，发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及各类文字作品约400万字，小说多被选载转载，荣获多项奖励。

2003 年的鲁院

——离别鲁院十年记

一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萌生过去鲁院学习的想法，因为诸事杂乱，未能成行。后来，时间的指针移到2003年，去鲁院学习的愿望将成为事实，我却有些犹豫，因为不再年轻。我认为去鲁院学习的最佳年龄是二十余岁，初出茅庐，跃跃欲试，天大地大不如野心大，很好。挨到四十多岁，再去鲁院似乎晚了些。

但二十余岁是没有资格去鲁院的。很多事都这样，有力气的时候没资格，够资格了没力气。但四十余岁不算晚，力气还足。我心里一时出现的犹豫，其实是时间引发的一点点感叹，所以鲁院还是去了，当然要去。去鲁院是一种宿命，文学的方向和人生的方向，不去是愚蠢的。青蛙说天只有井口大，早就看惯了。我不是井底的青蛙，很愿意去北京的鲁院交朋友。

那年我在昆明的日子焦头烂额。儿子读高二，我每天下午开车接他

回家，晚上写一会儿小说，跑去他的房间，把趴在桌上睡着的儿子揪起来，大声吼叫，催促他继续做作业。可我返身离开，他干脆倒在床上去，呼呼大睡。他清晨六点起床，晚上八点回家，吃过晚饭快九点，做一个小时的作业，自然而然就睡着了。这不是他的错，是生物本能，不想睡眼睛也会闭上。但那些作业可是比中国的人口还要多，而且像细菌一样繁殖极快，今天做不完，明天会更多。永远背不完的英语单词、永远解不完的数学题、翻来覆去永远写不完的作文、颠三倒四永远记不住的历史年份事件和人物，让他的身体激发出抗拒，瞌睡的大鸟张开翅膀，把他卷走，飞入仓皇的梦乡。我不能让那只可恶的鸟得逞，保持着高度警惕，每天晚上不断采取行动，在自己的书房和儿子的房间之间来回跑，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们喊醒，心力憔悴就不说了。

有一天我把睡着的儿子揪起来骂道：“你这样将来还干什么大事？”

他半睡半醒地嘀咕着回答：“我干小事。”

“哈哈！”我大笑。哈哈小事！干小事，答得多么妙！这小子。

空洞的大事，疲于奔命的盲目奔跑，究竟为了什么？没有小事，人生的大事从何而来？可这小事，不就是一道道数学题吗？不就是细菌一样密集繁殖的英语单词吗？

“起来，醒过来，接着做作业！”我严肃地吼道。

他闭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

我无奈地摇头，走出他的房间。

好了，现在，去北京，去鲁院，让儿子的高考滚蛋！它跟我无关了。我有了一个堂皇逃避的借口，可以去过自己的日子了。让儿子和他妈一起去做小事吧，我去北京的鲁院，干大事。

三月初，我飞到了北京。

眼不见心不烦，从此我将有半年轻松惬意的日子，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儿子和老婆，只有文学，可以一写再写。

多好的解脱。二十岁时我就是这样干的，时光倒流了真好。不过，那时的情况远非2003年在鲁院可比，那时工作不定、女朋友不定、无名之辈心乱如麻，其实过的是苦日子。2003年，好歹在故乡也算一个人物，去鲁院理直气壮，丢开一切顺理成章，只要文学，什么也不要，老天，这就是我梦想的日子。

二

去到鲁院，方知来到了天堂，一人一间屋，每周三个半天上课，其他时间自由安排，读书写作或到处乱走，无牵无挂。

那年恰逢非典，我去报到的时候是三月初，很快北京城里风声越来越紧，鲁院的同班朋友们，很多人命比我金贵，马上乱起来，忧心忡忡。我不以为然，无视满北京城的生死议论，守在鲁院哪里也不去，每天关起宿舍的门，趴在桌上写小说。要知道我已经好多年没有享受过一天接一天写小说的畅快日子了，就算写出来的全是狗屎，写和再写本身，已足够让我感到无上幸福。

忽一日，才发现鲁院彻底封门，该走的都走了，剩下我和另外十几个同学，留在宿舍楼里独自快活。

真是快活，课也不上，除了吃饭和睡觉，想买什么东西，说一声鲁院后勤的车子会出去买，不准自己出去，以防带来病毒。为预防超级病菌的感染，还要增强免疫力，于是发牛奶和水果，鲁院发的，不要钱，只管吃，想得太周到。

世上没有这种日子，起码我没有过。

从前在故乡昆明，我整天瞎操心，为工作，编什么稿子开什么会，为家，父母弟妹、老婆娃娃，自以为离了我地球不会转。现在知道，昆明离了我，单位上离了我，家里离了我，各方面更好。儿子打来电话，很轻松，成绩越来越好。我从前在故乡昆明，其实很多余，佛说人因偶然的因缘来到世界，不要以为自己很重要，真对。

于是就干自己喜欢的事，写作，写和再写。读书，读和再读。

留在鲁院的同班朋友中，有一个女人原来跟我最熟，叫王曼玲，她原来在昆明工作，爱好文学到《滇池》投稿，接受过我的谆谆教导，算作者也算学生，后来三转两不转，从部队医院的护士，变成军艺学生，再变成成都军区的文学杂志编辑，又变成了我的鲁院同班同学。是她进步快还是我在退步？记得我来北京鲁院前，接到她的电话，她告诉我自己将成为我在鲁院的同学，一下子让我既惊讶又略感丧气。我说你倒是胆子大啊，敢做我的同学？

当然是玩笑，很高兴她成为我的同学，他乡遇故知，古人早说过这是人生快事之一，何况还是一个美人，何况她确实进步神速，发很多小说还出几本长篇了，让我吓一跳。再说还有别的新朋友，比如刁斗，早读过他的小说，名气大得很。比如董立勃，来之前刚读过他的小说《白豆》，印象极深。比如傅小红，《钟山》杂志名编，早有耳闻，《钟山》是我最喜欢的杂志之一，苏童做编辑的时候，我就投过稿，可惜小说没发成，发到《花城》去了。我一直不服气，现在能跟傅小红女士成为同学，实在荣幸，将来发稿子恐怕有希望。再就是程绍武，《人民文学》的编辑，更不得了，上《人民文学》是天大的事。还有方文，《中国作家》编辑，多大的牌子，人又很好相处。还有王雁翎，《天涯》的编辑。《天涯》这本杂志我一直很关注，经常买来看。雁翎美人也来了，端庄文雅，幸会啊。我在《天涯》发过两篇稿，很遗憾没能写得更好，现在赶紧写，真正写好，写不好不敢出手，出不了手就白来北京的鲁院一场了。

还有更多，2003年的那个班叫主编班，全中国的文学杂志来了大半，都是好朋友，会编能写，一个个艺高人胆大。比如刘俊，手上长了很长的毛，大侠一样吓得死人。据说吃过晚饭七点钟就睡觉，凌晨三点起床，提笔就写，哗哗写到天亮，一篇小说就完了，谁见过这种奇才？

三

我这个人看上去老实，其实很多事不在乎，比如上课。咬人的狗不叫，我就是那种狗。来鲁院上课，开始就不在乎，都什么岁数了，还听人讲课？18岁的时候就读普列汉诺夫，什么不知道？天下知识一大抄，重要的也就那么几本，早读得烂熟，还上课？但看上去老实毕竟要有老实样，要装老实。课还是去上，笔记还是记。后来才发现自己是从昆明来的，确实应该敲敲脑袋，明白世界之大。见过和没见过不一样，上课或不上课也不一样。上课讲的并不是文学，是杂学，历史、哲学、气象、司马南都来讲课，课程安排真有想象力，林林总总，能想的都想到了，想不到的也想到。当然有文学，也就是漫谈式，大师讲课的架势，吹牛而已，听不听由你，信不信由你。

这就对了，重要的不是知识，是思想的启发，某种态度的引导，成

事在天，最后的结果，要看各人的造化。

有几个班上的朋友很特殊，印象深刻。比如杨晓敏，把小小说搞得风生水起，小麻雀养成了老鹰，黑压压翅膀一大片。财大气粗，请人吃饭上一大堆茅台。河南人历练成精，什么都看得明白，样样都先行一步，一流的杂志出版家不用说。

另一个就是张懿翎，京城名媛，中国最能干的编辑，霸气十足又热心肠十足，上课听不下去就举手反对，外出玩耍，张罗起事情来得心应手，毫不费力，抽点空随便写写就是长篇。

还有施晓宇，最早对网格极其敏感，熟得很。刘杨，重庆的火辣，妖媚聪明又文雅还是书法家，奇怪得很。郭文斌当时不出声，不知道在搞什么，但他不吃肉并且反对浪费食粮，让我感到神秘。我和他一起去天津玩，他执意去南开大学看看，让我肃然起敬。分手几年后，郭文斌写小说终成气候，获鲁奖什么就不说了，只说他到处讲孔子，我就无比感动。

王童务必提到，重要人物，非常特殊的一个人。健身教练的身材，超级热情，隔天就抱一个纸箱来鲁院，里面装的都是能吃有用的东西，见同学就送。他是小说家、《北京文学》的重要编辑、电影专家，家里收藏了无比多的碟片，每天带来，在鲁院的放映室里放给大家看。摄影么不消说，镜头很长，咔嚓咔嚓地摁，留下了许多珍影。

鲁顺民是个书虫，开口就是某某作家和学者的大名，如数家珍，读书之多让我惭愧，从此发现自己其实还是一个文盲。人说山西好地方，但那个地方那时我还没去过。中国史书上，山西写过一笔又一笔，黑乎乎一片都是墨迹。对比一下，隔得老远，十万八千里，半夜坐在鲁院宿舍楼的小屋里沉思，才发现我的故乡昆明，跟中国的所有地方不一样，那是中国文化之外的净土，天下乱哄哄，昆明或云南，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它最没有传统，又可以说另有传统。我的汉族祖先因为什么原因离乡背井，到了昆明，从此暖洋洋地过日子，国家是怎么回事？其实不会关心了，也轮不到他们关心。

所以来北京很好，来鲁院很好，结识遍天下的朋友很好。走在北京的街上，很奇怪就会从国家的角度想问题。中国啊，怎么怎么样？在昆明我长到四十多岁，也无数遍说过中国中国什么，其实很空洞。来到北

京，中国才变得非常具体和明确，一个可见的存在，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

什么人会有这种感觉呢？我，一个昆明人。

这个感觉很好，要调整感觉，来到北京才认识昆明，就像有人说，出国了，才认识中国。我的一个昆明朋友，嫁到瑞典，时间住长了，才明白自己是中国人，见到汉字就高兴。

四

更特别的是，熬到6月底，非典不见结束，鲁院宣布完全停课。剩在宿舍楼里的我们十几个人，全部回家，等待复课通知。就是说等到恢复上课，下半年还有好日子过。

于是回昆明，过了7月和8月，果然收到复课通知。哈哈，7、8月变成暑假了，半年变成了一年，真够赚的。

一年的时间现在想来很短，当时足够长。写了很多，真的多。不上课的时间里，别人都外出玩去了。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广东，南京、同班的各地朋友，北京城里都有熟人，熟人还不少。陕西的杨莹同学，报纸编辑，写小资的文章，温情脉脉，品茶什么，在北京也有人请她去喝茶。其他同学，每天有人找上门，轮番轰炸地请去大吃。

王曼玲在军艺上过学，北京城里熟人也多，饭卡几乎是新的。只有我，饭卡戳满了洞，天天在食堂吃饭，完了上楼，关门写小说。文学对我是一个结，死结。世上总有一些人，爱做某些事超过一切，成为死结，累而无憾，乐在其中，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观点是，爱做的事赶紧做，不爱做的事莫去模仿，别人花天酒地高兴，我关门写作高兴，都高兴就好。吃自己的饭，过别人的日子，不对。这个观点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力量，于是写和继续写。

40多万字的小说，一个长篇6个中篇，都是在鲁院的宿舍里写的，都发了，现在看来那些作品应该写得更好，但写作本身快乐，就值得纪念，应该感谢鲁院，非常感谢。

还要感谢离别前的那个夜晚。

四十多岁的人了，一大堆，因为学业结束，约了去街上一家餐馆吃

饭。天黑了，喝了酒，吃着吃着，有人提议唱歌，一人唱，两人唱，全部人一起唱。又不是在自己家，街上的餐馆，还有别的顾客，不管不顾的，开口就唱。唱得歌声回旋，感情深厚。唱得餐馆老板惊奇地跑过来问，然后老板自己也激动，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跟着一起唱。他瞎凑合什么呀？有没有搞懂我们是什么人？有没有搞懂我们唱什么歌？但老板热心肠，挥着手跟我们一起唱。鲁院门口的餐馆老板，对鲁院很熟悉，别人高兴他就高兴。这样的性情中人，哪里去找？只有鲁院门口才能见到。

忽然我们中有人哭起来，奇怪了，多大的岁数还哭？餐馆里只剩我们一帮同班的朋友，街上夜色深沉，冬天的风刮得呜呜响，我们还在唱，有人还在哭。记得是施晓宇先哭，一个人哭两个人哭三个人哭。他们是真的哭？我这个人早很多年就不会哭了，很多事都不会当真了，但一下子鼻子就发酸，强忍住才没有哭。

十年前的往事啊，2003年12月北京的冬天啊，十里堡鲁院老地方门口的餐馆啊，一帮天南海北原来互不相识的朋友，四十好几的人了，搂着肩膀，摇来晃去，唱着歌，一边唱一边哭，流下了真诚的眼泪。那一幕后来无数次在我的梦中出现，地老天荒也忘不了。



鲁二届学员白拉（藏族）女 1961 年 11 月生于拉萨市堆龙德庆，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结业于鲁迅文学院。发表诗集《最初的印象》、中篇小说翻译《少年维特的烦恼》《当代藏族女作家作品选·论文集》（合集），散文集《我心深处》正在创作当中。报告文学《他的青春》诗歌《面对新生》等作品获区内外奖项。1995 年获西藏作协首届“十年文学成就奖”。现任《西藏文艺》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十届西藏政协委员、西藏翻译家协会理事。

摇曳在风中的铜铃

一

不久前，很高兴接到王童发来的短信，其内容是为了庆祝鲁二届十周年之际，给全班的每一位学员出版纪念专辑的事，很受鼓舞，也很震惊！后来王童和刘俊相继给我打电话详细谈到了这方面的事，令我感激不尽。因为我用母语写作，我的作品大都也是诗歌和散文之类的。王童再三照顾我，想办法让我把作品翻译过来，但由于时间关系，确实很难。在此由衷的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虽然失去了出专辑的好机会，对全班同学深有愧疚之感，但我依然是你们其中的一个，我将期待你们的作品！